

(古|代|言|情)

# 鳳怒·凌云志

中

郁轩 著

YUXUAN ZHU

綫裝書局

非外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 鳳 怒

凌云志

中

郁轩 著  
YUXUAN ZHU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凤怒：凌云志：全3册 / 郁轩著. -- 北京：线装书局，2018.1

ISBN 978-7-5120-2668-1

I. ①凤… II. ①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3209 号

## 凤怒·凌云志 (中)

---

作者：郁 轩

责任编辑：姚 欣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 B 座 17 层 (100078)

电 话：010-58077126 (发行部) 010-58076938 (总编室)

网 址：[www.zgxzs.com](http://www.zgxz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3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0 册



线装书局官方微信

---

定 价：98.00 元 (全 3 册)



## 目 录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	.....	.....	.....	.....	.....	.....	.....	.....	.....	.....	.....
341	310	274	242	220	189	171	146	124	101	044	001



扁豆拎着一个食盒，里面的食物已经冷了，三人藏在去老侯爷书房路上的一个假山洞里，看见老侯爷书房里的婆子路过才战战兢兢地出来问：“老嬷嬷，老侯爷可在书房里？刚才竹林子那边闹腾得厉害，我们姑娘看见有男人往竹林里跑，闹哄哄的，恐坏了男女大妨的规矩才藏躲在这里。”

那婆子认识傅凌云，忙过来蹲身行礼，面上些许惊讶，带着傅凌云主仆三人去老侯爷的书房，一路三缄其口。

傅凌云悄悄将安国公送的长命锁藏在荷包里，毕竟她这一天在夫人们面前露面没戴长命锁，落在挑剔的人眼里又是一桩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事。

到了老侯爷的书房院子，那婆子让小厮进去通报。

傅凌云眼一扫，就看见跪在书房门口的傅冉云，从腰间到脚踝全是触目惊心的血迹，傅冉云显然已陷入半昏迷的状态，身子摇摇欲坠。傅凌云眸光一闪，转过眼去，通过毛六那番话，傅冉云一定是参与了这场事，当时鬼鬼祟祟躲在竹林外，就是想看她傅凌云出丑，所以傅冉云活该！

傅凌云的目光朝后望去，书房院子外面大榕树下跪着另外一个血人——张回峰。她厌恶地扫过张回峰，扭回头，心情十分平静，原本想留着张回峰的命，可张回峰活在世上就是恶心她，让她时不时地回忆起前世的屈辱，所以，第一次看在傅丹云的面子上可以饶了他，只断去他三根手指，可这一次，她绝对会让张回峰牢牢记住这个教训！

傅凌云的眸中闪过一丝暗芒。

恰在此时，通传的小厮请傅凌云进去见老侯爷。

傅凌云刚走到书房门口，神思恍惚的傅冉云跟打了鸡血似的活过来，揪住

傅凌云的裙摆，恶狠狠地指着她说道：“傅凌云，是你！是你对不对？你这个贱人！张回峰要凌辱的人是你，我明明看见你进去的，是你命人将我送到那个畜生的身边，对不对？”

“我……”

傅凌云刚蹦出一个字，傅冉云噤里啪啦地又怒吼着骂道：“傅凌云，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我们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我娘不顾外面的风言风语劳心劳力养你十四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

傅凌云似乎才发现跪在门口狼狈不堪的人是傅冉云，她脸上的平静瞬间打破，惊疑不定地问：“二妹妹，是你啊？我当是哪个受了罚跪在门口的小丫鬟呢，二妹妹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弄成这般狼狈的样子？还有，你刚刚说的那番话是什么意思？”

傅冉云见傅凌云不承认，气疯了，当即要蹦起来抓傅凌云的脸，可还没等蹦起来，便瘫软在地，她的屁股被打了二十大板，旧伤加新痛，她杀猪似的叫了一声。

傅凌云同情地半蹲着身子要去扶傅冉云，同情地说道：“二妹妹，你把我搞糊涂了……”

扁豆和海棠得了韩嬷嬷的耳提面命，连忙叫了一声“二姑娘”，不等傅凌云摸到傅冉云的衣角，便将软倒的傅冉云扶正，继续规规矩矩地跪在门口，跟原本标准的姿势一模一样。

经过这一番折腾，傅冉云浑身的骨头像像是拆开又重组一样，疼得她嘶嘶抽冷气，牙关紧咬，哪里还有刚才凶悍的模样。

傅凌云暗笑，只有你够疼了，你才没力气咬我，傅冉云，自作孽不可活！

傅凌云话说半截，里面传来老侯爷威严的声音：“凌丫头，你进来。”

傅凌云脸上的表情依旧怜悯，但盯着傅冉云的眼睛却是讥嘲的。傅冉云看见了，想骂骂不出，只能眼睁睁看着傅凌云进书房。

她用指甲挠地，她恨，眼含讥嘲冷眼看笑话的那个人应该是她！傅凌云以前那么蠢，那么信任她们母子三人，她一直是高高在上玩弄人心的那个，为什么这一切全变了？

长长的指甲在青石地板上划出刺耳难听的声音，直到指甲“啪”地一声

断了。

傅凌云进门便胆战心惊地问：“老侯爷，二妹妹又犯了什么错？”

这句话极合老侯爷的心，他不答反问：“凌丫头，你怎么来了？”

傅凌云便将前面那套应付婆子的说辞搬来：“本是要来给老侯爷送醒酒茶的，这时候却是凉了，点心里倒是掺杂了解酒的葛藤粉，老侯爷可以稍微吃点。”

她的眼里满是关心和忐忑，一一将醒酒茶和点心摆放在书案上。

老侯爷吃了两块点心，不知是不是那点心里葛藤粉的作用，他抽疼的太阳穴没有那么疼了，语气稍微温和了些：“你躲起来是对的，遇见这种事，合该这样做。”

接着，老侯爷提高声音，气呼呼地说道：“二丫头，我知道你听得见，你大姐姐说的你可明白了？你大姐姐没有否认经过竹林，没有否认听见异响，哼，你娘竟没有教你什么叫作廉耻吗？你大姐姐遇到异常情况，知道不该出现在外客面前，你怎么偏偏往上凑？你说有人掳掠你把你扔到竹林，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

傅冉云哭喊：“老侯爷，孙女真的冤枉，孙女只是好奇大姐姐鬼鬼祟祟地去竹林，哪里想到遇到这种祸事！”

老侯爷继续冷笑：“冉云，我对你是完全失望了，人怕出名猪怕壮，你一个娇小姐折腾出那么多事，就不能安分些吗？你大姐姐每天这时候就会给我送茶点，用得着‘鬼鬼祟祟’？我反倒要怀疑，你一个内宅的姑娘，没领外院的差事，是怎么‘鬼鬼祟祟’跑出二门的？”

傅冉云气结，加上伤痛，她自顾自叫冤，可别人都听不清她的话。

傅凌云听完屋内屋外祖孙两人滑稽的对话，“恍然大悟”，也抽抽噎噎地哭诉喊冤，只不过没有傅冉云那么夸张罢了：“老侯爷，我绝对没有陷害二妹妹，也不知道外客怎么突然就聚集到竹林里去了，求老侯爷为孙女做主！两个婢女可以给孙女作证！还有，老侯爷，刚才二妹妹嘴里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作张回峰要凌辱的人是……老侯爷，二妹妹到底遭遇了什么？”

老侯爷听到这里已经完全相信傅凌云了，唉声叹气地说道：“罢了，不是你们姑娘家该听的，凌丫头，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去后院帮你祖母和婶娘们待客



罢，我这边也要去安抚那些客人。”

傅凌云“一头雾水”地走了，临走时，不忘朝傅冉云投去怜悯的一瞥。

傅冉云火冒三丈，几次三番想要站起来打傅凌云，却没能站起身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傅凌云越走越远。

傅家前院后院因为母女三个而前后脚失火，前院的消息没传到后院来，后院的 消息也没传到前院来。前院的男客比较识相，让小丫鬟们传话叫自家夫人向傅老夫人请辞，于是，傅凌云赶到后院不久之后，客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散了。

及至客人完全散去，老侯爷命人让孙女孙子们关在各自院子里，开始严厉地重新审问，张大家的耐不住严刑逼供，招出小林氏陷害傅凌云，欲要借张回峰的手毁掉傅凌云的名声，结果傅凌云不知去哪里了，最后出现在竹林里的人却是傅冉云。

老侯爷和傅老夫人怒发冲冠，又庆幸傅凌云识礼及时躲了起来，傅老夫人老泪纵横：“我可怜的凌丫头，你这狠心的后娘是怎么也教不好了，一次又一次地害你！幸亏老天有眼，让你避过此劫……”

老侯爷心酸，怒气冲天地让人打了小林氏一顿板子，定的罪名便是残害傅家子嗣，毁坏傅家名声。

小林氏本想揭发傅凌云欺骗傅焕云到恪亲王妃面前献丑的，让傅凌云在“和张回峰私下幽会”的坏名声上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却被这一连串变故打乱了全盘计划。

二十板子，打得她撕心裂肺，她咬牙告诉自个儿不哭，到最后两板子落下时，她终于崩溃地哭吼道：“老天爷呀，你对我不公平！”

这一声落下，天空忽然闪过一道闪电，似无形的手撕裂黑夜，哗啦一声就是一道惊雷。

打板子的那个粗壮婆子动作一顿，眸中又惊又怕，最后一板子用尽全身力气，重重地落下，犹如千斤重的石头被人从山顶砸下来那般凌厉。小林氏翻个白眼就昏了过去，后面咒骂的话也就未能发出口。

傅老夫人和老侯爷一致商量，为了傅凌云不至于对竹林的事留下阴影，打算隐瞒这一段事故，让下人们封了口。两位老人家商量许久，恪亲王妃是明确表示过要让小林氏管家的，虽然后来因为傅焕云怀疑小林氏，可要是恪亲王妃

依旧倚重小林氏的养花天赋呢？所以为了不给人留话柄，两个侯府最高决策者还是决定放一部分权力给小林氏。

但是，小林氏将会以生病为借口渐渐消失在世家大族的宴会里。

傅焕云没怎么重罚，后来听了小林氏的分析后，知道是傅凌云害得自个儿在恪亲王妃面前丢脸，甚至失宠，心里对傅凌云的恨意再加深一分。

傅冉云依旧禁足，禁止她参加任何宴会，家里有外客的宴会也不许她参加了。而且，她和傅焕云再也不能去恪亲王府。

傅凌云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定南侯府封锁了消息，但她还是通过韩嬷嬷了解到一些细节情况，比如当初众人发现时，张回峰脑袋挤进傅冉云的肚兜里，而傅冉云上半身的衣服就剩下那件肚兜了，当场差点有几个男客流鼻血。

不出傅凌云所料，京城里再度掀起傅冉云和张回峰的绯闻，流言越传越广，也越传越走形，甚至有人说，傅冉云长得其丑无比，担心自个儿嫁不出去，便要从妹妹手中夺取妹夫，数次勾搭张回峰，总之，傅冉云现在燕京就是个人说人骂的荡妇。

除此之外，傅凌云也得到安国公正式的道歉信，是通过老侯爷转交的，说是那次宴会是张回峰死皮赖脸非要跟来的，想要在贵人面前再次露个脸。安国公本不答应，但想到张回峰即将是他连襟，多一个张回峰，能多一个人为老侯爷挡酒。

傅凌云哭笑不得，想想张回峰那日烂醉如泥的模样，对比安国公明显清醒的样子，傅凌云暗道，张回峰是来帮他挡酒的才对吧！

小林氏身子爽利些便出来接手一部分家务，傅老夫人为防止她在府中事务上做手脚，便让她专门管理傅家祠堂的供奉和祭祀，放在眼皮子底下监视。

小林氏每天处理各种琐碎的杂事，明面上看似管理祠堂和小佛堂很威风，是很能代表侯府家族的事务，但每天面对牌位和佛祖慈和的俯视，她觉得精神快崩溃了。

傅凌云这日收到大表哥林魁玉的信件，询问她想要怎么出气，原来不过是玩笑话，谁知傅凌云回信时用一种很严肃的语气拜托他。

林魁玉将信件看看去看了十遍，最终叹了口气：“原来傅表妹真不是开玩笑

笑的。”

随后，他神色郑重而严肃，嘴角噙笑：“只要是表妹的愿望，我一定达成，凡是冒犯表妹的人，我一定会将他碎尸万段！”

林魁玉立刻召集人手，夜晚悄悄潜入铜锣巷张家，神不知鬼不觉地掀开张回峰的被子，扒掉他的裤子：“切！”

床上的人疼得满炕翻滚，嘴里嘤嘤地咬牙，满头大汗地求饶：“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

没有一个人回应他的话，左邻右舍听见张回峰的狼哭鬼嚎，更是紧紧捂住耳朵，装作听不见。

黑衣人说道：“头儿，张回峰那里有包扎，看来，不久之前也曾有人给张公子施行了宫刑。”

林魁玉吃惊，继而似笑非笑地望着窗外，说道：“呵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曾益其所不能。张回峰忍辱负重，将来必成大器！”

黑衣人嘴角狠狠抽了抽。

张回峰受伤的事当然不会外传，原来张回峰自暴自弃，寻花问柳，经历过几次事后，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根本不把安国公府和定南侯府的体面放在眼中，任意践踏傅丹云的尊严。

傅凌云很想弄死张回峰那个人渣，这次留他一条命，依旧是因为傅丹云，若是傅丹云未嫁便先死了夫婿，人家不会说张回峰福薄，只会指指点点议论傅丹云克夫，傅丹云这一辈子就得背上这个名声，偏偏老侯爷是个守信用的人，半句不曾提过解除婚约的事——傅丹云可是为报答“救命之恩”才以身相许的，如今闹得全城皆知，更不可能由傅家先提出解除婚约了。

傅丹云私下找傅凌云哭过几回，可傅凌云知道老侯爷是个多固执的人，她叹息一声，只能先慢慢想着办法了。

正在定南侯府内一派祥和，小林氏被叫去恪亲王府时，傅老夫人病倒了。

傅凌云和几个兄弟姐妹侍疾，亲自伺候傅老夫人吃药，眼看病情康复，大家都松了口气。

傅老夫人这天晚上醒来看着眼泪拉住炕头人的手，哭道：“老侯爷，妾身梦到老大和大孙子打仗，大孙子中毒……老侯爷快去救他们！”

傅凌云一惊，忙安抚傅老夫人的情绪。

傅老夫人这才发现拉住的手不是老侯爷的手，而是傅凌云的。

她用涩涩的嗓音问道：“老侯爷呢？”

傅凌云夜晚在傅老夫人房里打地铺，一夜警醒，不敢深睡，神色有些憔悴：“老夫人忘了？昨几个傍晚时李贤德李公公来传陛下口谕，今儿一早老侯爷去上朝了。”

老侯爷已有数年没上朝了，必是出大事了。

傅老夫人愣愣地点头，还没从梦境回过神来，喃喃地说道：“老侯爷去上朝，肯定是去求皇上救飞云和老大的，飞云流了好多血……”

傅凌云心惊胆战，默默地给傅老夫人擦去腮边眼泪。

傅老夫人的梦境很准，前世这个时候南疆爆发一场大战，飞云受伤中了轻微的毒，军营里还有很多士兵中毒，有些中毒比较厉害的甚至当场死亡。父亲定南侯为查出这种毒和配制解药花费了很大心力，导致这场战争成为定南大军为数不多的败绩，而且直到战争结束，军医都没有配置出相应的解药。

傅凌云事前已经写信提醒过傅飞云和父亲，让他们格外注意饮水，加上滴水观音的解药，希望这一世的战况不再那么惨烈。

除此之外，她对打仗一窍不通，只能祈求老天爷的庇佑。

“老夫人，梦境是相反的，飞云和父亲都不会有事。老夫人快莫哭了，眼睛肿了，父亲和飞云回来会心疼的。”

傅老夫人泪流满面地点头，抓住傅凌云不松开，像是要从这双柔弱的手里寻找支撑的力气。

傅凌云心酸，她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对儿孙的担忧之情。定南侯是整个侯府的顶梁柱。

傅老夫人哭了一会儿子，终于在傅凌云的安慰下渐渐收了眼泪，她从鸳鸯枕下摸出一块手绢，擦干眼泪，神色变得坚毅：“凌丫头，扶我起来，我要去佛堂念经，给侯爷和飞云祈福。”

因为傅老夫人才刚刚病愈，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她的身子

骨需要细养，傅凌云本欲劝阻，但看见傅老夫人不容人拒绝的神色，便将到了嘴边的话吞了下去，服侍傅老夫人起床，又劝她吃了早饭，这才去了小佛堂。

期间，傅家各房儿媳妇来打听消息，傅凌云都三言两语打发了，一切等老侯爷回来再说。

小林氏自从被老侯爷不顾翁媳顾忌脱裤子打了二十大板后，那副温婉贤良的形象就不见了，性子里的刻薄凸显出来，出了寿安堂便冷笑着说道：“凌丫头真是长大了，明年要嫁安国公，连我们这些长辈都不放在眼里了！”

傅四夫人原本被小林氏摆了一道，碍着小林氏要在赏花宴上跟恪亲王妃拉关系才一直没有出手。后来小林氏被老侯爷发话打了板子，她心里解气，就没有落井下石再踩一脚，以免遭老侯爷厌恶，但这不代表她心里的怨气就散了。

听小林氏给傅凌云上眼药，傅四夫人格外烦躁，便同样冷声冷气地说道：“哟，大嫂，凌丫头可是你教导出来的，子不养，父之过，女不教，母之过，你先检讨检讨自个儿哪里教的不好再说。凌丫头还好，我们府里上上下下哪个不夸赞的，大嫂还是多花费些心力教养你们家二丫头。说来，咯咯咯，遇到那种事，别家的女儿失了贞洁，为不连累家族名声，早一根绳子吊死了！二丫头倒真是心宽的，听说她挨了板子之后依旧吃的香，睡的香，端的是好心态。”

“你！”

小林氏目眦欲裂，傅冉云曾经真动过自杀的念头，有了这个名声，想入皇宫的大门那是痴心妄想，她好容易劝下来，哪知傅四夫人再次提起。

傅四夫人似笑非笑地斜睨着小林氏，阴阳怪气地说道：“大嫂，二丫头不知礼数，你该劝着她吊死，而不是在这里指着我的鼻子，你不劝她去死，反倒要劝她继续恶心人地活着吧？大嫂遇到同样的事，也会为了苟且活着，不顾名声吧？”

小林氏眼眶瞪到最大，眼角猩红，跟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似的，狠狠地瞪着傅四夫人，气呼呼地甩帕子走了。

傅四夫人挑衅地喊了声：“大嫂，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走啊？中午的馒头咸菜我会命人给你送过去的！”

傅二夫人看着洋洋得意的傅四夫人，忧心地说道：“四弟妹，老侯爷进宫上朝，必是朝廷里出了大事，而且跟我们家相关的。咱们先别跟大嫂一般见识，

早些打听消息才是正经。”

傅四夫人奇怪地看一眼傅二夫人，按说，赏花宴后，四姑娘傅云丽跟云州吴家的少爷吴少哲定亲，傅再云发生那种事，傅二夫人应该比她更恨小林氏才对，但傅二夫人却关心老侯爷进宫的事，她不在乎地说道：“二嫂，那是男人们应该关心的事。谁不知道，朝廷里每天都有兵部的人登门求见老侯爷请教战术，这次肯定是皇上传老侯爷进宫讲解战术。你就别想那么多，好好给四丫头准备嫁妆。”

傅二夫人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你啊，是傻人有傻福。既然连皇上都想跟老侯爷讨论战术，这不是说明，有地方在打仗了吗？”

言罢，傅二夫人幽幽叹着声走了。

傅凌云陪傅老夫人在小佛堂里念了半天经，傅老夫人把傅凌云赶走回院子绣嫁衣，惶惶不安地等到傍晚才等到老侯爷回府，几个儿子跟着到了寿安堂，儿媳们也想来，却被打发走了。

第二天，傅凌云便知道定南大军里莫名有人中毒死亡，定南侯因为傅飞云的提醒，查到是南诏在军营饮水的源头投毒，加上南诏军队的蠢蠢欲动，在定南侯请旨平定之前，两军已经开战了。

事件的起因跟前世一模一样，不过查到饮水有毒的源头却比前世要早了很多，让定南大军减少很多损失。

傅凌云能提早知道这件事，是因为老侯府把她和薛大夫叫进书房论功行赏，老侯爷激动地说道：“薛大夫，这次多亏你的解药，要不然的话，定南大军有多少兵士还未上战场便死在了毒物上。”

薛大夫谦虚地说道：“能为定南大军做些事，是属下的荣幸。老侯爷，要谢的话，应该多谢大姑娘以及配制出解药的林家大夫。”

老侯爷欣慰地捋捋胡子，笑呵呵地说道：“是该谢凌丫头还有林府，凌丫头，一会儿，你跟我亲自登门拜访你外祖母，说来，自从你外祖父去世，我就很少去林家了。唉，你外祖父是个极精明的人，手底下养了多少能人。”

傅凌云忙说道：“老侯爷，孙女是定南侯府的一份子，能为定南侯府出一份力是应该的。”

她欲言又止地停下话头，面露为难。

薛大夫极有眼色地告退。

傅凌云见薛大夫离开，这才跪下说道：“老侯爷，孙女有一事瞒了老侯爷。”

老侯爷的面色微微僵硬，继而回复镇定，问道：“哦？什么事？”

只凭傅凌云献上解药，任凭傅凌云犯了多大错，他都会原谅她的，但他没有立刻开口叫傅凌云起身。

傅凌云说道：“老侯爷，之前为孙女做出解药的大夫，不是林府的大夫，而是安国公推荐的一位神医，不过那位神医云游去了，至今下落不明。孙女又担心……担心老侯爷和老夫人知道我与安公公有私交而责备孙女，故而说了假话，但孙女并非有意隐瞒。”

老侯爷松口气，严肃的脸溢出一丝慈祥，呵呵笑道：“罢了，你跟安公公有来往便有来往，名正言顺，并不算私交。好了，赶紧起身吧，我当是什么大事呢。既然安国公不愿透露那位神医的消息，我们姑且当作林府大夫配制出的解药吧，凌丫头，你先回去换身衣服，一会儿我们祖孙俩一起去林府，我会使人叫安国公作陪的。”

傅凌云欣喜老侯爷的“善解人意”，方神医的确不好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安国公的底牌，而且傅凌云想留着方神医这张底牌用在关键地方。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她不确定这辈子淳于沛是否还会在那个时间点下药，有方神医在，安国公的生命安全就多一层保障。

到了林府，林老夫人先派人去叫大孙子林魁玉回来，陪着老侯爷坐了会儿，话题先是围绕着四姑娘傅云丽与云州吴家的亲事，吴家此时不计满京都的流言蜚语选择与傅云丽定亲，让老侯爷欠了吴家一个人情，然后围绕着南疆开战的战事。

傅老夫人慈祥和蔼的眉峰微微蹙着，担忧地问道：“老侯爷，不知这次战事对定南大军是否有利？”

老侯爷叹了口气，说道：“早几年南诏一直蠢蠢欲动，那时未能养成气候，这两年南诏皇坐稳皇位，手下有猛将，可每次彬儿（定南侯，名傅彬）上奏陛下请求开战，趁着南诏皇势力不成熟一举打垮他们，可惜朝中文官总是说打仗

劳民伤财，宜和不宜战。唉，咱们大齐跟南诏的仇怨越积越深，他们打起来哪里会手软。若是粮草的问题得到解决，咱们大齐兵多将广，还是有一拼之力的。”

林老夫人皱眉：“我记得前两年定南侯曾经因为粮草的问题上奏过皇帝，怎么才两年，又有粮草的问题？”

老侯爷苦笑：“亲家老夫人啊，粮草的问题这些年一直有，彬儿每月奏折上都有提到粮草不够的问题，可奏折如石沉大海。其中缘故也不肖我多嘴，想必老夫人心里门清。”

傅凌云见话题沉重，也默默地不说话。

两位老人家互相交流战场形势，不大一会儿，安国公和林魁玉相携而来，朝老侯爷行礼。

老侯爷表达了赠送解药的感激之情。

安国公看了眼娴静坐在那里的傅凌云，笑说道：“老侯爷太客气了，这事于晚辈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而且也是贵府大姑娘心善，才能让解药及时送到南方派上用场。”

老侯爷没有提到海棠，安国公如心有灵犀一般，知趣地没有提。傅凌云本来很紧张，闻言悄然松了口气，若是海棠的身份捅破，那么，海棠在定南侯府的位置会很尴尬。

老侯爷固执地说道：“不管怎么说，是我欠了安国公一个人情，以后安国公但凡有差遣，尽管开口。”

安国公赶忙起身拱手说道：“老侯爷言重，差遣不敢说，本就是晚辈应该做的事。”

老侯爷见他懂礼数，为人豁达，满意地点点头。

中午饭后，安国公单独和老侯爷在林府的书房里说话。

安国公神色郑重地说道：“老侯爷，晚辈这里还真有件事希望能得到老侯爷的首肯，当然，晚辈并非挟恩图报之人，没有滴水观音解药的事，晚辈依旧会提出来。”

老侯爷炯炯的目光落在安国公身上：“安公公有话请直言。”

安国公沉吟道：“老侯爷，张公子这个未来连襟，晚辈很不满意，他与傅三



姑娘有婚约，却辱傅二姑娘的名声，而且为人心术不正，功利心太重。老侯爷有所不知，上次张公子能随晚辈到侯府做客，是因为他要挟晚辈，若是不带他去，他就会在公开场合中伤大姑娘。晚辈本想等到宴会后和老侯爷禀告，不想，张公子在贵府中竟出了这等丑事，因此，晚辈反倒不好跟老侯爷开口。但晚辈回去后，想来想去，张公子这般人物，留着迟早是祸患，现在不远着他，恐怕将来有更多麻烦，因此，今儿晚辈就觑着脸开口请求了。”

老侯爷凝眉深思，叹声道：“尾大不掉，张公子于我们家三丫头有恩，我对他也有诸多不满，但若我们家先开口退亲的话，几个孙女的名声会更不好听啊！”

安国公星眸微动，笑道：“老侯爷，晚辈倒有个法子，只是需要先征求老侯爷的同意，若是老侯爷舍得这门贵婿，晚辈才敢放手去做。”

老侯爷疑惑地问：“贵婿？哼，安国公说的什么法子？”

安国公一脸严肃地说道：“老侯爷是正派人，向来不耻小人行径，可对付小人就得用小人的法子才行。实不相瞒，张回峰数次差点侮辱到傅大姑娘的名声，上次在侯府，我提前出来厢房，才没有中招，但我偶然间听见府中有下人欲要借张回峰陷害大姑娘……”

老侯爷眼中闪过难堪，下人哪里有胆子敢陷害府中千金小姐的名声，都是小林氏做的孽，只是这种家丑不好对安国公明言。

安国公没顾老侯爷的脸色，径直说道：“……于是我匆匆去过竹林，发现傅二姑娘与张回峰‘在一起’，当时有诸多人围观，非礼勿视，我一头雾水地离开。这件事张回峰亦是稀里糊涂中招，可若没有他先威胁我进府赴宴在先，傅大姑娘也不用在鬼门关前走一遭。所以，老侯爷，回去后，晚辈就做了一件先斩后奏的事。”

老侯爷眼皮一跳，追问道：“什么事？”

安国公云淡风轻地说道：“张回峰已不能人道。”

老侯爷吃惊地瞪大眼，安国公的行为在他眼里称得上“卑鄙”。

张回峰必定是生不如死。

安国公见老侯爷并没有露出怒气，暗暗放下心，淡淡地说道：“老侯爷，张回峰断了子孙根，我打算送他进宫。反正现在宫里的情况老侯爷心里清楚得很，